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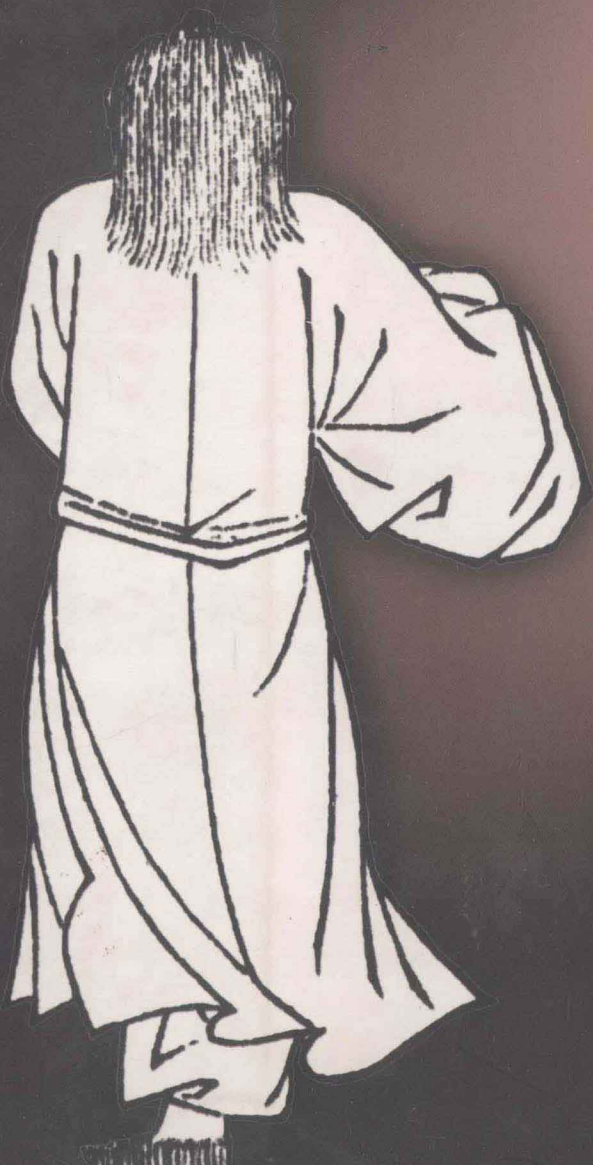
實用歷史

94

儒學異端

現代王充論衡

陳再明／著



94

儒學異端

現代王充論衡

陳再明／著

實用歷史叢書④

儒學異端 · 現代王充論衡 ·

作 者／陳 再 明

主 編／游 奇 惠

責任編輯／李佳穎 · 溫秋芬 · 陳穗錚

發行人／王 榮 文

出 版 者／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臺北市汀州路三段 184 號七樓之五

郵撥／0189456-1 電話／365-3707

傳真／365-8989

發行代理／信報股份有限公司

電話／365-1212 傳真／365-7979

著作權顧問／蕭雄淋律師

法律顧問／王秀哲律師 · 董安丹律師

電腦排版／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印 刷／優文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□1995(民84)年5月16日 初版一刷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295 號

售價 280 元 (缺頁或破損的書，請寄回更換)

版權所有 · 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

ISBN 957-32-2553-0

出版緣起

王榮文

• 歷史就是大個案

《實用歷史叢書》的基本概念，就是想把人類歷史當做一個（或無數個）大個案來看待。

本來，「個案研究方法」的精神，正是因為相信「智慧不可歸納條陳」，所以要學習者親自接近事實，自行尋找「經驗的教訓」。

經驗到底是教訓還是限制？歷史究竟是啓蒙還是成見？——或者說，歷史經驗有什麼用？不可用？——一直也就是聚訟紛紜的大疑問，但在我們的「個案」概念下，叢書名稱中的「歷史」，與蘭克（Crane）名言「歷史學家除了描寫事實『一如其發生之情況』外，再無其他目標」中所指的史學研究活動，大抵是不相涉的。在這裡，我們更接近於把歷史當做人間社會情境體悟的材料，或者說，我們把歷史（或某一組歷史陳述）當做「媒介」。

・從過去了解現在

為什麼要這樣做？因為我們對一切歷史情境（milieu）感到好奇，我們想浸淫在某個時代的思考環境來體會另一個人的限制與突破，因而對現時世界有一種新的想像。

通過了解歷史人物的處境與方案，我們找到了另一種智力上的樂趣，也許化做通俗的例子我們可以問：「如果拿破崙擔任遠東百貨公司總經理，他會怎麼做？」或「如果諸葛亮主持自立報系，他會和兩大報紙持哪一種和與戰的關係？」

從過去了解現在，我們並不真正尋找「重複的歷史」，我們也不尋找絕對的或相對的情境近似性。「歷史個案」的概念，比較接近情境的演練，因為一個成熟的思考者預先暴露在眾多的「經驗」裡，自行發展出一組對應的策略，因而就有了「教育」的功能。

・從現在了解過去

就像費夫爾（J. Favier）說的，歷史其實是根據活人的需要向死人索求答案，在歷史理解中，現在與過去一向是糾纏不清的。

在這是一個圍城之日，史家陳寅恪在倉皇逃死之際，取一巾箱坊本《建炎以來繫年要錄》，抱

持誦讀，讀到汴京圍困屈降諸卷，淪城之日，謠言與烽火同時流竄；陳氏取當日身歷目睹之事與史實印證，不覺汗流浹背，覺得生平讀史從無如此親切有味之快感。

觀察並分析我們「現在的景觀」，正是提供我們一種了解過去的視野。歷史做為一種智性活動，也在這裡得到新的可能和活力。

如果我們在新的現時經驗中，取得新的了解過去的基礎，像一位作家寫《商用廿五史》，用企業組織的經驗，重新理解每一個朝代「經營組織」（即朝廷）的任務、使命、環境與對策，竟然就呈現一個新的景觀，證明這條路另有強大的生命力。

我們刻意選擇了《實用歷史叢書》的路，正是因為我們感覺到它的潛力。我們知道，標新並不見得有能力，然而立異卻不見得沒收穫；刻意塑造一個「求異」之路，就是想移動認知的軸心，給我們自己一些異端的空間，因而使歷史閱讀活動增添了親切的、活潑的、趣味的、致用的「新歷史之旅」。

你是一個歷史的嗜讀者或思索者嗎？你是一位專業的或業餘的歷史家嗎？你願意給自己一個偏離正軌的樂趣嗎？請走入這個叢書開放的大門。

編輯室報告

王充是中國古代思想史上最為奇特的人物之一。

徐復觀曾批評王充：「身處鄉曲，沉淪下僚，沒有機會接觸到政治的中心，因而也沒有接觸到時代的大問題。」他所觀察的面相包括思想家本人的氣質、學問的傳承與其功夫的深淺、時代的背景與生平的遭遇。徐先生又說，「王充的遭遇限制了他展望時代的眼界。」誠然，王充一生並未做過掌權的達官，充其量不過是居於幕後的僚吏罷了。然而，論及王充《論衡》的氣度，若說是出於鄉曲之士之手，恐怕難以令人心服口服。雖然，王充在他的《論衡·自紀篇》有頗多自抬身價、非常「自以為是」的言論，但其《論衡》中處處可見理性思維的批判，卻是擲地有聲、不廢江河萬古流的傳世之作。

王充的《論衡》基本上是批判多過於建設。如果從苛責思想家的角度而言，王充並非如孔子、孟子、老子、莊子般建立一套完整的思想體系。思想家不但能破壞也能建立，王充則極盡破壞之能，卻不能建立自己的思想體系。因此，王充實是一個別人說東他卻偏說西的唱反調分子，與當道不合。這也就是為何王充始終無法得意官場的原因。

如果王充生在現代，我們大概也可以想像得出，他應該是投身反對陣營的異議人物，而且絕對是令人頭疼不已的反對黨。他的批判，如同一把二刃的刀般冷冽，令人無所遁逃。同時，他應該也是報社主筆類的人物，對於問題窮追猛打、挖盡瘡疤，痛快淋漓處，讓人不禁拍手叫好。

西漢的主流思想是「天人交感」，其所以形成，相當程度地受到陰陽五行學說的影響。陰陽五行最主要的功能在於能夠巧妙解釋政權的合理化，為強權裝扮彩衣。秦奪周，漢代秦，均在五行學說的掩護下成為順天應人的情事。天和人之間彼此交互感應，在君主與謀臣所形成的「共犯結構」中，「天人交感」以及稍後的讖諱神學就在官方的提倡下流行。某地發生地震、旱災等現象，則罪在三公；天體發生異象，則人事必定傾軋。在當時，便有不少野心分子假造災異天象整肅異己。

王充則力斥「天人交感」的荒謬，這豈是鄉曲之士、沉淪下僚之人所能開展的眼界！雖然，他無法為自己的思想自圓其說，但他精闢而獨到的見解、剖析問題的精確性，卻是不得不令人衷

心佩服。

不只是唱「天人交感」的反調，王充對當時社會的各種迷信及其禁忌，也有所批判。但他批判歸批判，在實際生活經驗中卻也不盡實踐。前一陣子書肆流行「前世與今生」探索前世的奧秘，並有不少知識分子試圖以精神分析、個案追蹤方式力圖解開此一謎團，雖然有些部分可以找到合理解釋，但亦有部分是現代人難以去理解的。王充在當時也遭遇到此類問題的困擾，當窮盡知識之可能卻仍無法求得正確之解時，也只好在不自覺中陷入自我矛盾之中了。

雖然王充思想有其混亂面與複雜矛盾面，但大體而言，他所秉持的求實精神與科學眼光，仍是讓人歡喜讚嘆的。王充曾說，他作《論衡》的目的，就在於「疾虛妄」。因此，《論衡》實為「實論」，即將當時社會的虛妄言論如實論之。

這樣的口氣出自於「鄉曲之士」，似嫌大言不慚。但事實證明，王充的確是超人一等、見解不凡。就以今日而言，王充《論衡》仍相當精彩可觀，即使他能破不能立，卻也給予我們嶄新的視野。

陳再明先生的《儒學異端：現代王充論衡》，將《論衡》「疾虛妄」的面貌以現代語言敘述，相信對啟發獨立思考有莫大助益。

賈島詩云：「二句三年得，一吟雙淚流；知音如不賞，歸臥故山丘。」衷心企盼，《儒學異

端：現代王充論衡》的出版，能讓更多人了解這位在當時並不被人重視、不肯向社會現實低頭、不與既得利益妥協、充滿理性批判色彩的異議人物。（余遠炫執筆）

日本人見面的寒暄話，常問人道：「元氣嗎？」在日常用語中，也有「短氣就是喪氣」的說法，好像把「氣」時常掛在口頭上似的。在日語語彙裡，「元氣」指的是精神而言，問人：「元氣嗎？」就是問候「精神好嗎？」的意思。一個人要是沒有精神，幹起事來也就不起勁。說得過分一點，簡直就像「行屍走肉」，徒具形體而已。

國人平常也頻繁使用「氣」這個字，諸如：「脾氣」、「生氣」、「骨氣」、「氣概」等等。這樣說來，在一個人斷氣之前，無氣不成氣候。由此可見「氣」對人生是多麼重要，也就難怪年長者常常勸人「好生養氣」。

王充的《論衡》，從頭到尾講的就是「氣」字。誠如他自己所說，《論衡》這本書「幼老生

死，罔不詳該（具備）。他從一個人胚胎於母體時承受天正常施放的「氣」開始，到撒手人間「氣」離開形體為止，完整而條理的建立了一套「王充哲學」。

王充的哲學是樸素的唯物主義無神論思想。他不相信「死人爲鬼」的說法，主張「人之死，猶火之滅也」，並且指出：「人死血脈竭，竭而精氣滅，滅而形體朽，朽而成灰土，何用爲鬼？」至於對「生」的看法，他認爲，人的壽命長短取決於在母體時偶爾稟「氣」的厚薄，富貴貧賤、性善性惡也是由偶爾稟「氣」的性質決定的。所以，王充的這種自然命定論觀點，的確是具有樸素唯物主義的因素。

《論衡》一書，「上自黃、唐（虞），下臻秦、漢而來」，幾乎連篇累牘地以古史爲證，其中闡舉的事例都是距離現在二千年以上的歷史典故。於是，現代人接觸到這本博引群書的經典著作時，往往會感到茫茫然不知所措，要不是見文言難讀而望之卻步，就是因舉例不明而囫圇吞棗。這也正是王充《論衡》不流行於今日的最大原因。

《儒學異端：現代王充論衡》編寫的方法，便是用白話的語體，透過連貫性的又述又論、整體性的又演又釋，使王充思想重現於現代人的眼前。此外，王充的文字在歷代注釋家的評語裡，素有美文之稱，而且他的運筆文路更是有條不紊。所以，爲使原來的文字不被弄巧成拙，條理的文路不被斷章取義，本書將盡可能保留、引用原文，忠實地傳達出這位思想家的真正理念。

筆者不揣淺陋，繼《現代孫子兵法》一書的付梓，重作馮婦，再將這本《儒學異端：現代王充論衡》貢獻給賢明的讀者。由於水平有限，書中定有不少錯處，深盼各位批評指正。

王充和《論衡》

王充，字仲任，會稽上虞（今浙江上虞）人，生於漢光武帝建武三年（公元二七年），病逝於漢和帝永元中期（公元九〇年左右），距今將近二千年。據說他出身「細族孤門」，青年時期曾到都城洛陽上太學，拜班彪為師，靠著閱覽、誦憶市肆所賣的書，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。後來他當過一段時期的縣、郡功曹（掌管人事）和州從事（刺史屬官），因與長官時有爭執，又遭人誣陷，才辭官回家鄉執教鞭，晚年的處境相當潦倒。

王充生活在東漢前期，經歷了光武、明、章、和帝四朝。西漢後期大肆氾濫的讖緯和鬼神迷信，以及宣揚「君權神授」、「天人感應」的漢儒說教，大大地刺激了他。於是「心瀆湧，筆乎擾」的王充，以「悟迷惑之心，使知虛實之分」為己任，舉起了「疾虛妄」的旗幟，寫出劃時代

的哲學鉅著——《論衡》。而他的名字，也就隨著這本「折衷以聖道，析理於通材，如衡之平，如鑑之開」的著作，流傳於千載。

在《論衡》一書中，王充旨在批判各種迷信——天神的迷信、鬼神的迷信和聖賢的迷信。當時，諸如《春秋繁露》和《白虎通義》等儒家典籍，均鼓吹「天」是百神之「大君」，居高理下的「人鎮」。他們將陰陽五行說加以歪曲，視為天神意志的體現，並對各種自然現象進行比附、解釋，看作是天神有目的的活動。於是所謂「承天意以從事」，成為當時思想界的主宰。而王充針對這種謬說，提出「天動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，則自然也；施氣不欲為物而物自為，此則無為也」的觀點，不僅否定了天神的存在，更主張自然無為的思想。

王充還對各種鬼神迷信及其禁忌，特別是對「人死為鬼」的謬論，進行過深刻的批判。當時的人，由於迷信鬼神禍福，因此各種禁忌多如牛毛，舉凡搬家、蓋房、祭祀、喪葬、嫁娶、生子、遠行，甚至沐浴、裁衣等等都要擇吉日以避忌諱。針對這種情況，王充提出了無情的斥責，不高舉「死人不為鬼，無知，不能害人」的無神論旗幟，並且大力駁斥民間廣為流傳的「得道僊去」、「度世不死」的虛妄之言。再者，他也繼承了桓譚（東漢人，著有《新論》一書，極言讖緯之非經，被劉秀斥為「非聖無法」而險些喪命）以燭火比喻形神的觀點，相當精闢地指出：「天下無獨燃之火，世間安得有無體獨知之精。」猛烈抨擊靈魂不死的胡說八道。

王充本著求實精神，另用大量篇章批判了厚古薄今的思想，並進而以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爲靶子，對孔、孟言論自相矛盾的地方，逐條提出質問和反駁。他認爲聖人還是一般人，也有「不能盡知」的時候，因此堅決反對「以爲載竹帛上者，皆賢聖所傳，無不然之事」。王充還明確指出褒古毀今思想的大肆氾濫，根源於「增賢聖之美」的儒家經書。他大膽質問那些把孔子捧爲神人的學術領袖，提出：「苟有不曉解之間，追難孔子，何傷於義？誠有傳聖業之知，伐孔子之說，何逆於理？」甚至認爲：「賢聖之言，上下多相違，其文，前後多相伐。」把孔子只看作是一個「貪官好仕」、「行無常務」、「言無定趣」的人，並不是超人的神。

《論衡》一書凝結了王充的畢生心血。他在長年「閉門潛思」之後，以「憫世憂俗」的心情和一貫的無神論思想，抨擊了各種迷信。「質定世事，論說世疑」，王充終於完成了一部比較全面而系統緻密的哲學書，而在二千年中，尙難找到像這樣完整的學術論著。所以，《論衡》在中國哲學史上，不啻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；其敢衝破傳統觀念的束縛，正面向漢儒提出挑戰，也給後世帶來了一些有益的啓示。尤其《論衡》對後來的進步思想家產生相當積極的影響，這早已是世人一致肯定的一件事實了。

王充《論衡》的現代意義

一部古典著作，能夠經受歲月的考驗，卻還是光芒不減、具有現代意義的，實在寥若晨星。在為數不多的跨時代之作中，二千五百年前的《孫子兵法》是一部不可磨滅的鉅著，二千年前的王充《論衡》也相當引人注目——前者是不世出的兵法書，在今天被廣泛地用在商場上；後者是鶴立雞群的哲學書、「唯物主義無神論」的精著，讓現代人讀它不會覺得格格不入。

「二千年」說來不短，人的思想和認識，照說隨著歲月的變遷和科學的發達，應該有所改進和革新。可是，就在即將迎接二十一世紀的當兒，迷信的氾濫仍然不減當年，權威的崇拜依舊大有市場。筆者於介紹〈王充和《論衡》〉的前文中，當寫到「在王充生活的時代，由於迷信鬼神禍福，因此各種禁忌多如牛毛，舉凡搬家、蓋房、祭祀、喪葬、嫁娶、生子、遠行，甚至沐浴、